

晒秋

□崔海波

中秋过后,日最高气温告别了3字头,阳光正好,房前屋后的农田里已是秋意弥漫。

花生在七月中旬就陆续陆续拔上来了。刚开始总归还是嫩,可以带壳吃,味道鲜美,之后一天天慢慢变老,处暑一过,外壳仿佛一下子就沧桑了许多,过了中秋,几乎全老了,外壳颜色发青,纹理深刻。母亲拔来一篮花生,在池塘里洗干净后,拿到三楼的阳台上去晒,家里大大小小的晒箕、箩头盖、筛子等古董级竹器都拿出来派上了用场,阳台上晒满了,晒到屋瓦上。阳光下,渐渐晒干了的花生白花花一片,把老花生筛选一遍,颗粒壮实饱满,没有虫疤的优质花生留到明年做种,有瑕疵的带壳炒着吃,或者剥出来炒花生米。冬闲时节,温一壶黄酒,炒一碟花生,细物品,慢慢嚼,最是惬意。

毛豆已经老成黄豆了。黄豆品种有很多,农历八月成熟的叫八月黄,农历六月收摘的叫六月黄。秋日里要收获的作物多,农人们忙不过来,这就先把黄豆整株拔起,三五株扎成一捆,挂在屋瓦下的竹竿上,虽然晒不到太阳,但是通风,偶尔下点雨也不打紧。十天半月后,秋收忙季告一段落,竹竿上的黄豆也晾干了,取下来,晒到大太阳下,拿捣衣槌敲敲打打,豆子哗啦啦地从豆荚里弹跳出来,黄豆饱满圆滑,煞是讨喜。听母亲说,有一年黄豆大丰收,密密地挂满两根竹竿,结果那年秋天总是下雨,黄豆全部烂掉了,真是可惜。今年秋高气爽天气很好,黄豆全部晒干了,品质上乘,做豆腐、发豆芽、打豆浆都好吃。黄豆的枯枝败叶等下脚料也有用,将它们直接摊晒在田地里,淋过几场雨后,零落成泥碾作尘,就是有机肥。

扫帚草是最近几年才有人种植的经济作物。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高大陌生的草时,特意拍了照片上百度搜索,得知它的学名叫地肤。也是一味中药,有清湿热、利尿等功效。村民们种植扫帚草不为药用,仅仅是为了扎扫帚。扫帚草的植株比我还高,茎叶长得蓬蓬勃勃的,中秋前后陆续开割。虽说是草本植物,但它的茎硬得如同木头,须得用砍刀从根基处砍倒,晒在田埂边。扫帚草的籽很多很多,真可谓是“春种一粒,秋收万颗”,在秋阳下晒几天,种子扑簌簌地落在地上,黑色的,非常细,比芝麻还要小一号。等整株草晒干后,农人再用棒槌将扫帚草捶打一遍,这样,所有的种子都掉落了。听母亲说,两株扫帚草就可以扎成一把扫帚,价格跟竹扫帚差不多,二十元一把。如此算来,扫帚草还是比较值钱的。

棉花的花已经凋谢,棉桃陆陆续续绽放出棉絮。记得很多年前,中央电视台有一档很火的节目叫《开心辞典》,主持人问观众:“棉花是不是花?”现场有人回答说是的,当然是答错了。棉花的花有白的也有红的,形状跟芙蓉花很像,结出来的果子形似桃子,叫棉桃。我们做棉袄用的棉花是棉桃里面的纤维。有一回我将一只未开裂的棉桃剥开,发现里面的结构跟橘子很像,一瓣一瓣的。棉桃老了就开裂,吐露出白色的棉絮,像一朵朵花。这时候最怕下雨了,雨一淋,棉絮的品质就大打折扣,所以要抓紧时间采摘。刚采来的棉花一团团的,蓬蓬松松,看上去是干的,实则水分很多,需要在太阳下暴晒。棉花娇贵,沾不得草屑尘土,需要用干净的簞摊晒。秋阳下,一大片一大片软软暖暖的棉花,努力吸取并储存太阳的热量。我家盖的被子都是父母种的棉花翻做的棉被,任何高档昂贵的被子都不如它温暖舒服。

秋天要晒的作物还有很多,绿豆、芝麻、辣椒等。对农家来说,丰收节不止是一天,而是长长的一季。

柯稻蟹

□吴林祥

秋风响,蟹脚痒。又到一年菊黄蟹肥时,吃稻蟹成为人们即时的热门话题。

说起稻蟹,我便想起小时候的农村。那时的村庄,一条河流绕村而过,河床水草丰茂,蟹虾密集,河两边是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,是典型的江南水乡。在我的记忆中,儿时柯蟹的情景是最鲜活最难忘的。

淡水螃蟹,俗称稻蟹。蟹体呈灰土色,与泥色相似,有的则修炼成铁黑色,谓之生锈稻蟹,它们若是潜伏不动,你是很难能发现其行踪的。稻蟹主要生活在水田河塘中,是水陆两栖动物。

稻蟹长有小巧细腻的嘴巴,吃食的动作像小姑娘;一对火柴棒似的眼睛平时横放在眼眶里,一旦有险情马上就会像望远镜一样竖起来,向四周扫视,十分警觉;蟹的腹部有脐,雄的尖脐,雌的圆脐,用来排泄,也用来交配。

稻蟹长有两个大螯和八枚小爪,小爪主要用来爬行、打洞;大螯则用来捕食、招呼和打架斗殴。稻蟹尽管好武,但遇到危及身家性命的事时,比如被人抓住了“手足”,它们会立马自断手足,逃之夭夭。在水中,蟹的行动会笨拙些,主要是通过拍打蟹爪侧斜式上浮下潜。

稻蟹属于甲壳类动物,需要经过一次次脱壳才能长大。每一次脱壳都如凤凰涅槃般。它们一般会选择在近水的泥土上潜伏,先是两螯一抖一缩,像老人脱衣甩袖子,嫩肉往里收,吃力而缓慢。脱出螯足后,再用同样方法抽出八个脚爪,最后艰难地脱下整个蟹壳,那时它就变成了一个软体动物。

脱壳后的稻蟹最孱弱无助,往往成为鸟类、鼠辈和蛇蛙们的理想美食,也是同族攻击的对象。此时它会竭力自救,用软不拉几的透明的嫩爪艰难地爬行到附近水塘里,只有潜入水塘中,用泥浆覆盖全身,才有可能侥幸躲过一劫。当然,留在水边的新鲜蟹壳(俗称蟹灵魂)还是一个危险的记号。

稻蟹的生长周期一般为十个月(2月至11月)。西北风一吹,稻蟹们就像听到集结号一样义无反顾地往江河里爬,最终奔向大海,在那里谈情说爱,繁衍生息,完成它们的使命。来年春潮涌动时,米糠虫似的小蟹们又会成群结队从入海口溯流而上,进入江河湖汉、稻田水沟,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。

乡下的柯蟹方式有好几种。有时他们会在田角沟渠中寻找贴近水面且有爬痕的稻蟹洞穴,先用杂草绕成团,塞紧洞口,然后将烂泥抹平,使之密不透风,半晌后,迅速将草团拉出,总能抓到在门口乱挖一气、缺氧发呆的稻蟹。捕蟹过程中,他们会意外地收获几条黄鳝、池鳊和田蛙等,还会摸到吓人的水蛇来。有时他们会带上锄头、铲具,在河坎地边挖掘蟹洞,刨开口子后,跪下身子,脸贴着湿答答的田泥,把手伸进去,当手指触碰到硬邦邦的东西时,就连其周围泥巴一起一把将稻蟹从穴中掏出来。有时他们用削尖、通节的毛竹做打洞工具——蟹翘,在河水下半米处打个一米左右深的斜洞,让流浪的稻蟹免费居住。第二天清晨,捕者下水,一边用脚堵住洞口,一边用长柄铁钩勾拉,高手们灵巧地一掂脚,就能把拖到洞口的稻蟹按住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铁丝笼里放些青蛙、鱼杂等诱饵,系上绳索,把铁丝笼扔进河塘中,第二天收起,坐享渔翁之利。

金秋十月,蟹壮膏黄,是一年中柯蟹、尝蟹的最好季节。白天,村民们就在连接河塘的沟渠中拦起水坝,待到夜晚,带上小方油灯或手电筒去河塘,将坝水放下,过不了多久,只要下游的塘水浑浊起来,便可知道蟹群来了。而稻蟹们警惕性也蛮高,它们往往会先派一只来探路,它对灯光很敏感,爬爬息息,不时地立起双眼探望,确定平安无事,才会大摇大摆地向下游爬去。只是想不到下游早已为它们布下了天罗地网。那时速上来的稻蟹一个个都壮鼓鼓的,光看看都觉得有味道。

